

乡土的 阅读与阐释

——石家庄文学论集

杨红莉◎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乡土的 阅读与阐释

——石家庄文学论集

杨红莉◎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的阅读与阐释：石家庄文学论集 / 杨红莉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194-2496-1

I. ①乡… II. ①杨… III. ①当代文学—乡土文学—
文学评论—石家庄—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763号

乡土的阅读与阐释 ——石家庄文学论集

作 者 杨红莉

责任编辑 许 怡

策 划 鄢福路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19909（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xuyi@gms.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弛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5千字

印 数 1-150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2496-1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铁路开始动工修建，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减少些费用，于是将正太铁路的起点由正定改为了振头站。这个出乎意料的“偶然”直接导致了现代石家庄的崛起，所以，人们戏称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其实，这座看似只有一百余年的新城市脚下以及周围的土地上，却有着悠久的黄土文明、黄河文化的遗迹，留存着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每个历史时期的印记。且不说黄帝逐鹿中原之时，便在此留下了姬姓一脉，单是自商代以来 3500 多年的历史，见诸史籍的作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 60 余处。可见，石家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是中国古代史上城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一万五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一块文化热土。在这块文化的热土上，也曾诞生过辉煌的文学艺术，曾经出现过唐朝李氏家族、元代真定作家群、清代梁氏家族等文学创作现象，产生过刘琨、王若虚等著名文人，有丰富的文学历史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石家庄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文艺工作者。这里，既有石家庄土生土长的作家，也有出生地虽非石家庄，但却在这个大庄里生活工作了多年的作家。在这个“天下第一庄”里，他们浸淫着庄里的文化，思考着庄里的问题，记录下庄里人的日子，表达着庄里人的情感，谁能说，他们不是庄里的人呢？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集子里，所收录的评论对象并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庄里作家，也包括一些在石家庄生活了多年的外来作家，如老作家徐光耀先生以及被称为“河北四侠”里的三侠：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四侠张楚刚从唐山调至石家庄，还不算正式的庄里人），目的是在相对大的范围里观照石家庄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态势。新中国以来的石家庄文学有很大的飞跃，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王默汎创作出了长篇小说《踏莎行》，成为与刘绍棠齐名的作家；儿童作家蔡维才的《小铁头夺马记》是当时深受儿童喜爱的作品；工人作家刘彦林创作的《东风浩荡》是我市第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到六十年代，康传熹、韩文敏、秦宗贤等青年作家崛起，尤其是康传熹以他所熟悉的太行山为背景，写出了如《她这个“厉害人”》《喜事》等广为称道的作品；到七十年代末期，贾大山的小说获得广泛影响，他的短篇小说《取经》1978年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之后小说写作愈来愈老辣也越来越从容，其后的“梦庄系列”和“古城系列”递次嬗变，渐入文化之境，可谓愈出愈新。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贾大山：“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①这是对贾大山文学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评价，也是对石家庄文学的肯定和鼓励。现在的石家庄文坛，老一代作家依然笔耕不辍，中年作家如周喜俊、康志刚等依然新作迭出，更有像程雪莉、唐慧琴、梅驿、清寒等年轻作家如新笋出土，绽放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写作的题材上说，石家庄文学多关注乡村生活，乡村人、乡村事、乡村的现状和未来，是石家庄文学最为热衷的表达对象；表达乡村人的喜怒哀乐是石家庄文学最集中的题材。即便是在看起来更像是城镇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贾大山的“古城”作品，我们依然能看到浓厚的乡土味道和乡间文化，而不是城市文明、都市气息。所以，我们仍然愿意将石家庄文学称之为乡土文学，将对石家庄文学的解读称之为对乡土文学的阅读和阐释。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石家庄文学一直在原地踏步，其实刚好相反，在对人性的阐释、乡土的理解、对当下生活的思考以及艺术的手法上，每一代作家都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我们以为，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更有必要追踪和深入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去阅读和阐释他们对这个时代以及这块土地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以“乡土”命名石家庄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凸显这块土地的恒久魅力，是为了凸显石家庄作家们深厚的乡土情结，为了凸显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的文学作品的优秀基因。

^① 引自习近平：《忆大山》，《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

从艺术品格上讲，石家庄文学总体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作家们都富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带着深厚的“介入”情怀走进生活腹地，带着深厚的感情进入文学的世界，这大概更是石家庄作家们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吧。从贾大山的《取经》到周喜俊、康志刚、唐慧琴，他们无不直面生活，对生活进行思考、撷取，进而描摹他们对生活的印象，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抒发他们对生活的情感。正因为此，石家庄文学多富有凝重质朴、慷慨激昂的风骨。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中，如梅驿以及清寒，她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则表现出一种新变的可能。这或许彰显着石家庄文学某些新质素的滋生，或许也是石家庄这块古老的土地和现代文明对接之后发展的裂变。我们期待着这变化更大些，更快些，期待着更多的年轻作家参与到这场裂变之中。

既是源于对石家庄这块土地的热爱，更是源于对石家庄文学的期待，对石家庄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一直是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传统，前辈如张延、李晓云、崔志远、范川凤等教授在职之时就一直致力于推介石家庄作家作品，为石家庄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今，这一传统被年轻的学者继承下来了。目前，张占杰副教授、高剑芳副教授、默崎博士等带领着他们的学生，依然默默地进行着石家庄文学推介和评论工作。为了将这个传统更好地保持下去，2012年10月8日，经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备案、石家庄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批准，依托于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石家庄市作家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中心”隶属于市作协，目的是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团结全市理论评论工作者，围绕培养人才、推出精品、打造一支高水平、接地气的文学研究评论队伍开展工作，为省会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做出贡献。“中心”正式搭建起了大学和文学创作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学院的多名老师和同学参与到了批评和推介地方文学、文化的实际工作中。以“中心”为平台开展的“地方作家进校园”“地方文学进课堂”等活动让学生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学的特质以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文学不再仅仅是远离当下的存放在书架上的古老经典，而成为近在身边的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不再是只能给予学生营养的单方馈赠，而成为可以参与甚至是评介的对象；文学不再只是研究的对象，而成为我们可以和其促膝交流的友人。文学“活”了，文学“近”了，教文学的老师和学文学的学生共同参与到了文学生产活动之中并在这种参与中发现和建构着一个个生动而丰满的“自我”。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变

化。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正是文学的精神力量作用于活生生的人的体现，也是文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焕发生机的体现。即将面世的这部石家庄文学评论集，是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部分老师以及中文专业的部分同学介入石家庄文学的一个小小成果，也可以看作“中心”的一个小小成果。当然，这个成果还远远谈不上系统和完善，但是，也终于还是决定把她奉献出来，以就教于各方专家，利于日后的进步吧。

2014年，我和学院的几个老师一起申请并获批了石家庄市社科专家培养项目《新中国以来石家庄文学发展研究》（立项登记号2014ZJPY05），计划以系列论文的方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石家庄文学作家作品做相对系统的探讨，这部小书也算是这个项目的成品，借此也衷心感谢石家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我们的大力帮助。

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愿意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经国之业、不朽之事做些力所能及的功课。

杨红莉

2016年7月4日

目 录

序 言	杨红莉 (1)
真诚善意为人生	
——徐光耀的文学思想兼及河北文学传统	杨红莉 (1)
贾大山小说艺术魅力的根源	杨红莉 (4)
民间伦理与启蒙叙事	
——重读贾大山的小说	张占杰 (9)
贾大山小说中的干部形象	马华丽 (20)
论贾大山的系列小说《梦庄记事》	牛常红 (27)
回望乡村	
——解读《康传熹小说》	杨红莉 (33)
康传熹小说人物形象论	刘翠玲 (41)
跃动灵魂的隐秘之痛	
——论何玉茹小说的女性精神	赵 倩 (49)
从《葵花》看何玉茹小说的创作风格	申 欢 (60)
胡学文小说的力与美	杨红莉 (68)
胡学文小说的苦难意识	祁卫娇 (73)
胡学文小说中的生命坚守	智向丛 (82)
隐喻·传奇·寓言	
——刘建东《一座塔的安魂曲》阅读印象	杨红莉 (88)
李浩的小说及其意义	杨红莉 (95)
李浩小说的叙事特点	刘 莹 (103)
试论周喜俊创作中的乡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高剑芳 (113)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史诗	
——评周喜俊《当家的男人》	杨红莉 (122)

浓重的悲情质感和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

——周喜俊《金匾泪》《宠儿泪》再解读……………高剑芳（126）

周喜俊创作中“女强男弱”模式解读……………高剑芳（130）

周喜俊戏曲创作的独特审美特征……………高剑芳（139）

生活、责任、文体追求和个人的修养

——周喜俊《用什么回报你我的家园》读后……………张占杰（149）

沥血的乡村经验与素朴的乡土叙事

——老奎《赤驴》阅读印象……………杨红莉（152）

小小说，大内涵

——评康志刚的小说《回门》……………杨红莉（160）

论《天天都有大太阳》的叙述策略……………默 崎 田建恩（163）

改变与坚守

——论康志刚的短篇小说集《香椿树》……………默 崎 田建恩（174）

康志刚小说创作的突围

——兼评《天天都有大太阳》……………杨红莉（182）

康志良小说《文联主席》的审美内涵……………高剑芳（186）

一个逃离者的家园之梦

——读程雪莉报告文学《梦想家园——河北省新农村走笔》
……………张占杰（195）

崇高的力量

——读程雪莉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杨红莉（199）

从民俗文化视角书写传统道德文化的感召力量

——读唐慧琴的《拴马草》……………杨红莉（203）

坚硬冷漠变成常态，谁该脸红？

——读梅驿小说《脸红是种病》……………高剑芳（207）

梅驿小说的忧伤底蕴……………高新宇（213）

冷峻背后的温情

——谈清寒小说……………贾瑞苗（223）

保卫家园的慷慨战歌

——简述河北抗战文学及其美学价值……………杨红莉（231）

真诚善意为人生

——徐光耀的文学思想兼及河北文学传统

杨红莉

徐光耀在《读铁凝短篇小说》中说：“对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一旦失去情感和责任感，那文学生涯也就完了。好的文学，总是对人生充满着真诚的善意，总是用火样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人民的生活、命运和遭际，唱人民之歌，畅人民之怀，慨人民之叹，流人民之泪，从热爱出发，见前进、奋斗、荣誉、业绩，则雀跃欢呼，激扬鼓荡；见消沉、挫折、耻辱、病患，则痛心疾首，报警疗救。”这段话，既是徐老读铁凝小说的感受，也是他的肺腑之声、由衷之言，更是他衡量文学的标准，判断文学的尺度，是他为作家所确立的标杆。正是出自真诚的善意，他不能不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涌现出来的事迹所感动，他不能不一次次书写这些伟大的英雄和事迹；正是出自真诚的善意，他才在古稀之年，以绝顶的毅力坦诚面对历史，写下了富有拷问民族灵魂深度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如果说，徐光耀有两支笔，一支写他所热爱和歌颂的，一支写他所痛恨和揭露的，那么，这两支笔其实都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人生的真诚的善意。

“真诚的善意”是从孙犁、徐光耀到贾大山、铁凝一以贯之的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1979年12月23日孙犁先生给铁凝的信中说，安徒生的《丑小鸭》“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又说：“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

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真诚善意”是“艺术独一无二的灵魂”，这段话振聋发聩。因为“真诚善意”，便具有了深情感念、理解和宽容，对世界对生活对笔下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会浸润生命之观念，便对笔下的哪怕是一只丑小鸭，哪怕是一株野草，都会用着人的情感而去观照它，理解它，它便会“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便能具“弦外之音”，便能启发人理解生命之意义。佛家“一沙一世界，一花一菩提”便是此意。因为秉持这种文学的信念，孙犁笔下的人物才那么血肉丰满，真挚动人；他笔下的生活才那么摇曳生姿，动人心魄。徐光耀先生说晚年的孙犁“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更血性了，可谓隐锋芒于敦厚，藏讽劝于蕴藉，对时代风潮、社会利弊，每于字里行间作痛切的鞭笞和扬弃。”（《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可谓中的之言，最可见孙犁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社会人生的真诚与善意。

孙犁将这种真诚善意的写作像交接棒一样传递给贾大山和铁凝。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贾大山：“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正是揭示了贾大山小说对于社会人生的真和善，以及由此而绽放的美的力量。孙犁说大山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施洒甘霖”。徐光耀说大山写文章，“是为劝人，是为人人都有个好心眼”。所谓惺惺相惜，孙犁和徐光耀同样看到了真诚和善意乃为贾大山为人作文的根源。

铁凝亦复如是。孙犁评价铁凝的《哦，香雪》时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这首纯净的诗，显然源自铁凝对人的深情理解，对人的真诚和善意。谢有顺说“发现善，积攒生活的希望”是铁凝小说的基本特点，也可谓中的之言。铁凝说：“美的标准首先是健康，是整体的和谐。这是大美。”（《铁凝日记——汉城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健康”“整体的和谐”，之所以是大美，因为首先是大善。

从孙犁、徐光耀到贾大山、铁凝，这其中所延续传承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为文学的原则，岂非是一脉相承的？孙犁、徐光耀、贾大山、铁凝，被学界公

认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如果说确有“荷花淀派”的话，我以为，这个文学流派的灵魂就是“真诚善意”。

何为真诚善意？真诚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为真，二为诚。真，即真实、本真；诚，即为诚实、诚恳。真和诚合而为一，既有发自内心不做作不伪装的情感要求，所谓“修辞立其诚”是也；也有求真求实求是的探究精神，所谓“上下求索”“虽九死岂犹未悔”是也。所谓善意，既是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所谓“与人为善”者即是；也是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体现，即是一种源于责任和担当的积极的建构精神。所以，从小的方面说，真诚善意是个人道德和为人为文原则的体现，从大的方面说，真诚善意其实是现实主义精神和写作观念的凝缩，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的凝缩。而从孙犁、徐光耀、贾大山一直到河北当下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显然不仅是“小我”的，更是以“大我”情怀彰显出鲜明的河北特色。

出自真诚善意的文学，必然会因真实而能够动人，必然会因担当而使人产生崇高之美感，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和生命精神。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就是这样的文字。

《昨夜西风凋碧树》直面过往的历史，坦荡、磊落，每言皆有据，字字都关情，这是一颗正直和宽广的心灵重新回首那段黑暗岁月所激扬出来的篇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传统：秉笔直录。司马迁以“述往事以思来者”的历史责任感，最终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徐光耀直面历史反思历史以避免重蹈覆辙的痛切之情和拳拳之心亦复可见。在文末，他由衷地写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们也可以说，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同样因为秉笔直录而撼动我们的心灵，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这种源自心中的浩然正气。而这源自内心的浩然正气，也正是河北文学最深远的传统和精髓。

贾大山小说艺术魅力的根源

杨红莉

读贾大山的小说，我们都可以发现，贾大山的作品打着鲜明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毫无疑问，他是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作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会感受到，贾大山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生活，却有着超拔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心灵的震动，这种超拔的力量和心灵的震动确证了贾大山作品的艺术魅力。艺术地呈现时代，或者说，时代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是贾大山小说的魅力所在。

一、塑造“时代中的人”

小说作为一种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要呈现一个特定时空体中的生活样貌，要展现特定时空体中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这就决定着小说离不开时间、空间和心理这三个维度。或者说，小说是通过展现一定时间、空间中的人的生活、生命状态，进而达到对于生活和人的一种规律性认识的目的的。反过来说，每一个具体的优秀的小说作品都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时空体建构给读者以更为广泛的关于生活历史等层面的触动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小说都要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心理维度。

和小说艺术世界的时间维度相衔接的是社会生活的历史维度，因此，不管是多么短小的一篇小说，其中也会有时间的延展即“历时性”，而“历时”的印记就可以看做是“历史”或者“历时”的影子。贾大山小说比一般作品更多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痕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贾大山小说有鲜明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什么呢？时代性一方面是时间性，一方面是特定时间里的特征

性。《离婚》写农村妇女乔姐和丈夫闹离婚。丈夫路老白对乔姐不可谓不好，天天给她换豆腐吃，但是，乔姐一定要离婚，离不成就干脆走了，一去不回头。乔姐之所以闹离婚，不是吃不吃豆腐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语言的问题，已经脱离了物质层面而上升到了精神需求。小说结尾乔姐的“寻男人为嘛”的问题，如果放到妇女解放的历史过程中，更是意味深长。从传统时代的女人三从四德、逆来顺受，仅仅为了不被“休”，到后来追求和男人地位的平等，再到追求兴趣和精神生活，乔姐所提出的“寻男人为嘛”，实际上是千百年以来妇女解放的老问题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小说里说，“乔姐的行动，引起了梦庄老人们的反感”，却“在梦庄的妇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男人们“都有点儿害怕”。这个反感、影响、害怕，就是乔姐离婚的意义，也是小说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故事是有时代性的。尤其，和中国妇女的解放历史衔接起来，和妇女今天的现实对应起来，和未来的女性地位呼应起来，这个生活在这一时代中的乔姐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性格就具有了穿透力量，足以打动人心。

贾大山以特定的时代为切入点，刻写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和品质，就是说，时代性是起点，而描摹和探求人心人情人性才是他的终极目标。《飞机场》有鲜明的时代性：新时期初期，土地承包了，人们手里逐渐有钱了，心理和观念都变化了，社会阶层差异产生了，各种不公正露头了……小说里写了很多。这是时代特征，是外在的特征。但是，这个外在的特征不是也不能由作家直接叙述出来，而是在塑造几个大嫂的形象的同时捎带出来的。也就是说，贾大山是在展示人的心灵、思想，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带出社会和时代的特征：发展或问题。魏嫂从第一次看见电碾子大惊失色，满大街嚷：“快去看吧，油坊里闹鬼儿哩，一个小碾子，没有人推，没有驴拉，自个儿骨碌骨碌乱转！”这件事情被传为笑谈。现在，这个当年见着电碾子大惊失色的妇女要体验一把坐飞机的感觉，自己掏钱要来“晕一晕”，自称“八十年代的老太太，嘛都不怕了！”魏嫂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行为、观念背后透露的正是新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当然，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样突出。小说里写干部下乡扶贫让大家“上项目”脱贫致富，但是每个人的项目都是卖烧饼，心直口快的魏嫂立马发表评论：“你听听，你听听。都××卖烧饼，谁××吃烧饼！”这一句话，既显出了魏嫂尖锐、泼辣的性格，更将干部扶贫的问题揭示出来，是在塑造形象中批判

社会，在艺术地呈现生活。显然，这和蜻蜓点水式的浮写时代表象，而进入了人心人性深处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正因为贾大山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性与人物性格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更能看到鲜明的人物特征。

二、呈现人的文化身份

读贾大山的小说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与其说他是塑造典型形象，毋宁说他是在勾勒人的神和品。这一方面与他的作品都是短篇有关，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仅从性格层面，而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钩沉人的内在品质。借助他传神的语言，以文化为标志的人的神韵和品质往往被他描画得形神兼备，耐人回味。尤其是他后期的小说，在这个方面简直出神入化，令人拍案叫绝。

《游戏》是批评干部作风的。两个老袁，两种身份，两种做派，两种行为方式，在日常生活的一个小节——看电视上表现得惟妙惟肖。工人出身的老袁简单直接善良，做惯了局长的老袁深受形式作风之毒，不搞形式不摆架子不会做事。贾大山写这两个人谁就是谁，丝毫不乱：

两个老袁商量好先从电视报上选好节目后再看电视，“过了两天，墙头上果然放了一张电视报。南院老袁打开一看，报头上还写着两行字：电视报已到。下周拟看何节目，请速标出。老袁同志阅办。南院老袁拿着电视报，登上鸡窝，扒着墙头，问北院老袁：什么叫‘阅办’？‘阅办’就是让你看了以后去办。”南院老袁指着那个拟字，又问：这个字念什么？ni。什么叫拟？拟就是想、准备、打算的意思。南院老袁终于明白后，又扒上墙头，说节目标出来了，你看行不？北院老袁要求用文字说话，于是南院老袁的文字出来了：节目标出来了，你看行不？

两个人的行为、思维、神韵在这简短的文字中历历在目。贾大山对人物的神韵表现得准，是因为他抓住了人最根本的东西，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只是性格，更重要的是文化身份。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就有符合这个文化身份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南院老袁和北院老袁的区别就是要一个是工人身份，一个是干部身份，这里的交锋不是性格不同的人在交锋，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锋。贾大山

深得文化之于人的神和品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不写性格，写人品，写人的神。古代文论讲究“神完气足”，神和气是相关联的，一个人的神气写出来了，相貌、性格就都是表面的东西了。贾大山小说之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将人写活，根源就在这里。

三、语言简洁准确

语言似乎是个老问题，但是，却是不能绕过去的问题。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可谓得小说三昧之言。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语言问题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得不予以重视。贾大山小说的语言之简洁精炼准确传神，在新时期小说作家中确属难得。

简洁，就是多一字不能，少一字不得。说着容易做着难，但贾大山文字就有这种功夫；准确就是传神。大山的小说写人物多写对话，简短的对话，人物立即形神兼备。简洁准确的语言在贾大山小说中俯拾即是。《王掌柜》中的王掌柜爱吃、会吃，知道“味道”来自于哪里。他吃马家卤鸡，能吃出是不是老汤炖的，缺了几味料；他吃豆腐脑，要金针、木耳、面筋配料齐全的；他吃烧麦，一定要是用荷叶裹了卖的，认为那荷叶香是不能少的。儿媳们不理解，于是，王掌柜要让她们理解。小说这样写：

一天中午，王掌柜熬了一锅稀溜溜的大米绿豆粥，切了一碟绿萝卜咸菜，用香油拌了，“请”她们过来吃饭。她们一进门，满院子清香，一直香到街门口上去了。她们走到屋里，王掌柜指着扣在饭桌上的一张荷叶说：“吃吧！”她们揭开荷叶一看，哈，烧麦！一个个热腾腾、油滚滚的小包子儿，皮儿又薄，馅儿又大，模样儿又俊，很像一个个小石榴。她们拿起筷子，一人夹了一个，咬一口，顺嘴流油，但是一点儿也不腻口——有那荷叶的清香呢！

老大媳妇说：“好吃！”

老二媳妇说：“真好吃！”

老三媳妇说：“就是好吃！”

王掌柜好像得了理，捏了个小包子儿，托在手心里说：“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就怕自己消灭了自己。改革？那得看怎么改，改什么，马家的卤鸡，改了老汤行不行？刘家的烧麦，改了这张荷叶行不行？行是

行，可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这段文字，句子不长，口语化特征十分突出，但是，细细咂摸，这其中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这场景简直如在眼前。三个儿媳妇虽然都在说“好吃”，但其实意思层层深入，最后老三熙凤的话突出了“荷叶裹着的烧麦就是好吃”的内涵，扣住了“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的主题。这等简洁，这等传神，不是吃透了汉语味道的人，怎能到此程度。

贾大山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写的作品是真正的小说。真的作家是什么样的？是在生活的黄土中催磨了二三十年，经了风雪，经了雨露，经了日月，经了星辰，沥尽了火气，洗出了精神的人。真的小说是怎样的？是真的作家不得不说的话。